

“探索桂王府迷踪”系列报道之五：

复建桂王别院，打造城市文化新名片

专家学者纷纷建议，要加强对明桂王相关历史文化的研究，并将桂王元素融入来雁新城历史文化街区的开发中去，助力衡阳“申名”

■文 / 图 本报记者 罗文鹏

本报推出的“探索桂王府迷踪”系列报道，首次面向公众系统地介绍明桂王府的历史，引起了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和热议。大家纷纷表示，学术界要全面深入研究明桂王相关的历史文化，丰富衡阳的历史文化内涵，为研究明朝藩王制度以及明末清初的历史等提供重要的实例资料。

同时，大家也提出一个现实议题：如何利用好明桂王在衡阳的历史文化遗产，开发建设具有衡阳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，打造独一无二的城市新名片。

除了王城 城北有明桂王别院遗址

在衡阳 2000 多年的城市历史中，明桂王府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那么，可否复原王城旧貌，开发建设王府主题文化旅游景观？

“主城区恢复桂王府难度太大，也不大现实，来雁新城片区恢复王府花园景观较为可行。”市政府副秘书长刘定安说。

原来，除了主城区“知名度”相对较高的明桂王城，在城北郊区还曾有桂王的大量遗迹。据专家考证，明代的城北桃花冲一带，大致为今天来雁新城范围内的合江套区域，曾经有桂藩精心布局的桂花园，建有名为“庆桂堂”的王府别院。

如徐霞客所描述，桂花园一带景致之美，足以让人忘却忧愁。他在《徐霞客游记》中记叙：

余先遁庵东入桂花园，乃桂府新构庆桂堂地，为赏桂之所。前列丹桂三株，皆耸干参天，接荫蔽日。其北宝珠茶五株，虽不及桂之高大，亦郁森殊匹。又东为桃花源。西自华严、天母二庵来，南北俱高冈夹峙，中层叠为池，池两旁衣冈分坞，皆梵宫紺宇，诸藩庵亭榭，错出其间。桃花源之上即桃花冲，乃岭坳也。其南之最高处新结两亭，一曰停云（又曰望江），一曰望湖，在无忧庵后修竹间。时登眺已久，乃还饭绿竹庵。复与完初再上停云，从其北逾桃花冲坳，其东冈夹成池，越池而上，即来雁塔矣。塔前为双练堂，西对石鼓，返眺蒸湘交会，亦甚胜也。塔之南，下临湘江，有巨楼可凭眺，惜已倾圮。楼之东即为耒江北之入口。

庆桂堂四周散布着华严、松萝、天母、绿竹、无忧、延寿等八座佛庵。徐霞客在游记中说，“八庵连络，俱幽静明洁，呬诵之声相闻，乃藩府焚修之地。盖桂王以亲藩乐善，故孜孜于禅教云。”

专家建议 要将桂王元素融入来雁新城开发

随着来雁新城开发建设的推进，建设以桂王为主题或者以其为主要元素的文化街区之设想，由是成为现实议题。

市政府于 2016 年组织历史文化专家和来雁新城开发公司、规划部门相关负责人，召开了来雁新城历史文化街区（草桥文化风情街）规划建设会议并形成了纪要文件。

会议明确提出，除了修复来雁塔、湘军古码头、古船厂（筷子洲造船厂），还要保留桃花冲一带的自然地貌特征，按照明代的藩王规制和建筑风格复建桂王府别院、桂花园，打造赏花、赏景佳境。同时，引入《徐霞客游记》的文化元素，以合适的方式复原罗汉寺、绿竹庵等明代桃花冲的寺院庵堂景观，建设以徐霞客为主题的纪念公园或文化标识，以“突出衡阳文化特色、彰显衡阳文化气质、强调衡阳文化符号、留存衡阳历史记忆”。

对于这次会议议定的相关事项，本土历史文化专家、学者纷纷表示赞同，并提出意见和建议。在徐霞客研

究领域颇有建树的谭民政先生说：“我十二万分地赞成这个会议精神，希望精心策划好这个未来的历史文化街区，尽量保持这一带的自然地貌，恢复植被，恢复使用老地名。”文史专家戴述秋建议，将青草桥的酒楼茶舍，杨家坪的旃檀、绿竹等古庵，桂花园的奇花古樟，桃花冲的雁塔涛声，十方塘的大护国寺等串连起来，打造“明桂藩十里文化长廊”，使之成为古城衡阳独有的地标。衡阳收藏名家谭耀则提出，复建桂王别院后，可以在内部开设衡阳古陶瓷博物馆、桂王琉璃厂文物陈列专馆，打造陶瓷工艺游学体验基地，并开发相关的文创产品。

“明桂王具有特定的历史地位，其相关的历史文化是衡阳独有的，具有唯一性。”刘定安说，唯一性是文旅融合的灵魂。他透露，华侨城集团入驻来雁新城片区后，仍要继续按照 2016 年的会议精神开发建设草桥文化风情街项目，并且要继续听取专家学者的建议，争取把这个历史文化街区打造为衡阳的城市新名片，助力衡阳申报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。



▲合江套 沿江一带现状



◀大护国寺



◀来雁塔 (已经启动修缮)

桂王府是如何毁掉的？

戴述秋

奢华宏伟的桂王府到底是怎样毁掉的？又是谁毁掉的？史界历来说法不一。一说是明代溃兵纵火焚烧的；一说是大西军首领张献忠下令放火焚毁的。其中又以以后一种说法蔓延最广，影响最大。事实果真如此么？

张献忠，字秉吾，号敬轩，明陕西延安卫柳树涧人。出身贫苦，但足智多谋，曾为延缓边兵。崇祯三年（1630）率米脂十八寨穷苦百姓起义，号“八大王”。是明末实力最强的农民起义军之一。崇祯十六年七八月间，他亲率水陆大军二十多万人，从武昌向长沙进发。在大西军尚未到达长沙之前，湖南巡按御史刘熙祚即偕长沙吉王朱慈烺、荆州惠王朱常润急向衡州逃窜。与此同时，那些望风而逃的明代溃兵也蜂拥至衡州城，在城内大肆烧杀抢掠。尤以总兵官孔全斌所统领的安陆军扰民最甚。据《衡州府志》载：“崇祯十六年癸未八月，流贼张献忠陷长沙，总兵官孔全斌等兵溃走衡州，纵火焚藩府、官署及郡城内外易赖街、江东岸等处，庐舍灰烬无余。”“殿宇半弛于溃兵，余存正殿寝宫三处。”

九月四日，张献忠抵达衡州后，占据桂王府，号曰西王府。他在王府正殿处理各项军政事务，审讯俘获

明朝官员，查抄贵戚显宦的财产，并向义军控制的州县派出一批地方官员。为了筑牢大西政权基础，还在王府开科取士，招录贤才，衡州名士王介之、王夫之兄弟也在招募之列。由于王夫之兄弟不肯入幕，张献忠部下又把王的父亲王朝聘找去相劝。为了救父亲，王夫之故意将自己的脸和手腕用刀割破，敷上毒药，叫人抬到桂王府，以示自己已不中用了，还谎称大哥已死。几经周折，张献忠只得放回王朝聘，王夫之也趁机逃出，隐匿在南岳深山之中。这个真实故事，也是对张献忠是否烧毁桂王府一个有力的回答。就连《明史》也仅记载了张献忠把孔全斌没有烧尽的王府寝殿的木材运往长沙建“大西王殿”，其余也举不出张献忠有其他破坏行为。正因为如此，这才有了康熙六年奉旨拆除3处残存的宫殿（正殿、寝宫），将材料运往北京去重建太和殿的史实。又据《清泉县乡土志》载，康熙八年雁峰寺全面重建，又将拆除后桂王府残留的可用之材全部用作修建天王殿及殿前山门。至此，庞大的桂王府就这样被夷为平地。“今藩府故址独存，败瓦颓垣，荆榛迷望而已。”其独特的王府文化也随着桂王府的覆灭命运而湮没无闻。

（参考文献：清张廷玉等撰《明史》，清康熙《衡州府志》，清同治《衡阳县志》）